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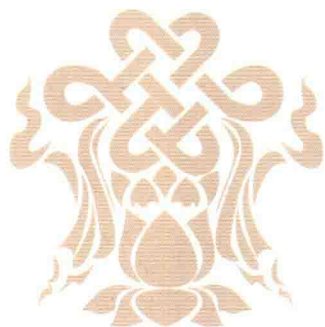
天外“求索”文庫

道

經

字

詞



INTERPRETATION OF
WORDS IN TAOISM
SCRIPTURE

牛尚鵬◎著



道經字詞考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天外“求索”文庫



INTERPRETATION OF
WORDS IN TAOISM
SCRIPTURE

牛尚鵬◎著



道經字詞考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道

經

字

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道經字詞考釋 / 牛尚鵬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203-0070-4

I. ①道… II. ①牛… III. ①道家②《道德經》-研究 IV. ①B223.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57014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任 明
責任校對 周 昊
責任印製 李寡寡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發 行 部 010-84083685
門 市 部 010-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裝訂 北京君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1000 1/16
印 張 25.5
插 頁 2
字 數 420 千字
定 價 98.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 010-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天外“求索”文庫

天外“求索”文庫編委會

主 任：修 剛

副主任：王銘玉

編 委：余 江 劉宏偉

序

楊琳

當今之世，經濟繁榮，學術興盛，學術研究的觸角幾乎伸向了任何可能的領域。且不說敦煌文獻、簡帛文獻、碑刻文獻這類第一手資料的研究如火如荼，徽州文書、清水江文書、石倉文書這類民間收藏的地方文獻也不斷被發掘整理出來，連周邊國家歷史上用漢語撰寫的域外漢籍如朝鮮半島及越南的燕行文獻之類也有人在搶灘登陸，刨土挖寶。比較而言，道藏的整理研究就顯得門庭冷落了。其主要表現是：

其一，多數道經產生時代不明，來龍去脈不詳，缺乏應有的研究。這制約著對道經文獻的有效利用。

其二，學人對道經語言的關注遠不如對佛經語言的熱衷，至今沒有編出《道經語言詞典》，今人編的各種語言詞典中缺乏來自道經的詞語及詞義證據。

其三，道藏沒有精善之本。明代編纂的《正統道藏》是歷代纂修的道藏中唯一倖存至今的道藏，內容編排不盡合理，字句存在錯訛衍奪。中國道教協會1997年發起並組織全國一百多位專家學者編纂的《中華道藏》（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算是對《正統道藏》進行的一次全面系統的修補完善，可惜編校質量不能令人滿意，錯斷句讀、誤識字形、當校不校之類的疏失所在多有。學界急需一部錄文可靠、校勘精細的道藏整理本，然而未聞有誰去申報或從事這一重大課題。

試舉一例以資說明。《中華道藏》074《洞玄靈寶真人修行延年益演算法·老子理身守一法》：“登真曰：欲使心正常，當以日出三丈，錯手著兩肩上，當出心對日，以日正當心，心中聞暖，存日精暉來入心，故覺其微暖，則心正矣。常能行之佳。”這裏說的是怎樣使人的心保持位置端正，而非籠統的“正常”。梁陶弘景《真誥》卷五《甄命授第一》也有類似的說法：“君曰：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著兩肩上，以日當

心，心中間暖，則心正矣。常能行之佳。”兩相比照，可知應以“常當以日出三丈”為句。這是句讀之失。“正常”一詞《漢語大詞典》列舉的書證都是現代的，如果有誰盲從《中華道藏》的斷句，以為“正常”一詞早見於唐宋（書前提要云“約出於唐宋”，這也是不得已而含糊其辭的說法），那就上當了。

“心中聞暖”《真誥》作“心中間暖”，“聞”“間”形近，必有一誤，《中華道藏》沒有出校，這是校勘之失。日本吉川忠夫、麥穀邦夫編《真誥校注》（朱越利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趙益點校《真誥》（中華書局2011年版）對“間”也都無所校釋。按陶弘景《登真隱訣》卷中云：“欲使心正，常當以日出三丈，錯手著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覺暖，則心正矣。（旧注：亦存日之精暉來入心，故覺其微暖也。）”與“聞”“間”對應的詞是“覺”。“聞”有感知義。《說文》：“聞，知聞也。”《戰國策·齊策三》：“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高誘注：“聞，知。”“心中聞暖”即“心中覺暖”，可見“間”為“聞”之形誤。蓋此語原本當是作“聞”，因後人不知“聞”有感覺義，以為文意不通，故或據文意改為“覺”，或據形近改作“間”。《漢語大詞典》和《漢語大字典》“聞”下都沒有收錄感覺義，由此亦可見道經的語料價值。

又“存日精暉來入心，故覺其微暖”兩句與上下文不相連貫，從《登真隱訣》可知，此二句為“心中覺暖，則心正矣”的前人注語，《洞玄靈寶真人修行延年益演算法》的抄錄者誤將注語混入正文，《中華道藏》也未能校出。

短短一則文本就存在如此多的問題，這就是道藏的研究現狀。由此看來，道藏研究大有可為，加強對道經的研究，尤其是文獻及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可以發展出新的學術增長點。有鑒於此，我把整套《正統道藏》（包括《萬曆續道藏》）分配給了牛尚鵬、忻麗麗、周學峰三位博士生，他們的博士論文就以道藏中的疑難字詞為研究對象。牛尚鵬分到的是道法類經書，共有道經191種。他當時從中選釋了140餘條疑難字詞，約有14萬字。畢業後，尚鵬就職於天津外國語大學，教學之餘，繼續從事道經疑難字詞的考釋，又補充了60餘條。經過一番修補打磨，內容更為充實完善，結論大都堅實可信，為道經詞彙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詞彙方面的考釋如《太上洞淵神咒經》卷十：“善人不必好醜，各有因緣。”作者

指出這裏的“不必”為條件連詞，相當於“無論”，並闡釋了由副詞“不必”虛化為連詞的路徑原由。見於中古的“偏併”一詞，前人釋為：“偏袒，偏私。‘併’通‘比’。”本書釋為本義指偏嚮一處聚集，引申為偏頗、偏差義，不僅能貫通所有文獻用例，而且構詞理據明晰，詞義源流可信。俗訛字方面的考釋如《太上洞淵神咒經》卷二：“作齋者，亦用無量科令矣。”**科**《中華道藏》認作“神”，典籍未見“神令”一詞。本書考明**科**為“科”之俗字，“科令”指法令、律條。《太上洞淵神咒經》卷七：“自**頃**以來，不唯一條。”**頃**《中華道藏》認作“須”，“自須以來”不知所云。本書認為**頃**乃“頃”之俗字，“頃”有往昔義。這些考釋發蒙解疑，不僅使道經文意貫通無礙，便於學人研讀利用，而且豐富了中古詞彙及俗字研究的內容，較之單純的詞彙描寫，更具學術分量。

當然，書中也有個別觀點尚有進一步斟酌的餘地。《太上洞淵神咒經》卷十五：“又有向於三光大小便面之考。”作者解釋說：“‘面’當為‘曲’之訛，‘便曲’即大小便。”說這裏的“便面”指大小便固然沒錯，但說“面”為“曲”之訛誤未必可靠。這一觀點是受了譚代龍的影響。譚代龍在《“大便”“小便”字面意義考》（《漢語史學報》第8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一文中提出“便曲”有大小便義。譚文凡舉下面4例：

（1）夫學仙之人，勿北向便曲，仰視三光，勿北向理髮，解脫衣裳。（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卷四十《金書仙志戒》）

（2）佩此章符，並不得以履穢。今便曲舉動，或致忘誤，可以守一時，佩之，事竟，脫著寢床器物中也。（梁陶弘景《登真隱訣》卷上《寶章》）

（3）穢慢三光，不敬神祇，裸露五嶽，便曲江海。（南北朝《玉清上宮科太真文》）

（4）有比丘於村外入草中便曲，有女人亦入草中，比丘先從草出，女人復從此草出，比丘女人各不相知。（北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卷十三）

這些例句中的“便曲”確實都指大小便（並非僅指小便），看上去釋義能够成立。但對照下面的例子，不難發現其中的問題：

（5）《金書仙誌》云：夫學仙之人，勿北向便迴，仰視三光；勿北向理髮，解脫衣裳；勿北向唾罵，犯破毀王，破謂歲下辰也，王謂

王氣之所在也。(唐王懸河《三洞珠囊》卷六《立功禁忌品》)

(6) 凡修上清之法，不得北向、本命之上，二處便回，觸忤玉晨，穢慢本真。(晉《太真玉帝四極明科經》卷五《太玄都中宮女青律文》)

(7) 不得北向、本命之上，二處便曲，觸忤玉晨，穢慢本真。(南北朝《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三《獨立明科旨訣第三》)

(1)(5) 兩例同引一書，一作“便曲”，一作“便迴(回)”，(6)(7) 兩例語句相同，只是有“曲”“回”之異，這表明兩種說法中，有一種說法應該是形誤造成的，並非都是現實存在的。這就需要辨明何為“李逵”，何為“李鬼”。

大小便是日常生活中需要避諱的生理現象，為此，人們創造了形形色色的委婉詞語予以指稱。其中有一類是用回轉義的詞語去指稱，如“旋”“旋轉”“便轉”“便旋”“回轉”等，大約大小便時通常要轉身背對著人，所以用此類詞語加以婉指。“回轉”的用例如：

(8) 時有苾芻忽患腹痛，數去回轉，致有疲困。苾芻白佛，佛言：“于床穿孔，隨時轉易。”即於好床穿破作孔。(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十五)

(9) 昔有長者，時屆秋天，擔黃豆子詣田欲種，置於樹下向回轉處。(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二十四)

可見“回”有指稱解手的語言事實，所以“便回”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正如也可以說“便轉”一樣。

“曲”則未見指稱大小便的依據。譚代龍認為“曲”有回轉義，如《文選·沈約〈鐘山詩應西陽王教〉》：“四禪隱岩曲。”李善注引郭璞《山海經》注：“曲，回也。”因此，主張“便曲”的說法也能成立。我們看表示解手義的“旋”“轉”“回”等詞，都是動詞，這跟它們源於轉身背人的動作有關。“曲”古代雖有訓為“回”的，但它是形容詞或是名詞，上例中的“曲”唐李周翰釋為“山岩之曲”，分明是名詞，與“旋”“轉”“回”等詞並非同例。所以“曲”可斷定是“回”之訛誤。“回”異體作“囬”，“曲”古或作𠂇(齊劉碑造象)，兩字極其近似，故易相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唐孫思邈《千金要方》卷六十一《膀胱腑方》“髀不可以曲”，原注：“曲一作回。”《四部叢刊》景《唐音統籤》本唐司空圖《司空表聖詩集》卷一《江行二首》“回塘春盡雨”，原注：

“回一作曲。”《四部叢刊》景元刊本《朱文公校韓昌黎先生集》卷三十六《送窮文》“敢不回避”，宋朱熹考異：“回或作曲。”皆“回”“曲”互混之證。

這樣看來，實際口語中恐怕不存在“便曲”一詞，《太上洞淵神咒經》中的“便面”應該是“便回”之誤。

我的看法也未必是定論，聊供尚鵬及讀者參考。

尚鵬勤奮好學，也很善於學習。跟我讀博期間，他常拿著我的論文去逐一核查徵引的資料，如果查不到，便問我是如何搜集來的。我在《古典文獻及其利用》一書中提到的那些文獻，他一有空就到圖書館去查看落實，力求做到心中有數，而非僅僅知道一個空洞的書名。語言學的論文，基本上是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沒看到材料，也就產生不了應有的觀點，或者沒有相應的證據，所以他這種學習方法是“擒賊先擒王”的方法。大家看他的這部書，徵引的各種資料不少，這跟他在文獻檢索方面的刻苦訓練是分不開的。希望尚鵬不斷開拓進取，努力擴大學術視野，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奉獻於社會。

2015年9月25日於南開大學西南村

前言

壹

道教產生於東漢順帝時代，距今已有 1800 多年的歷史，它是在中國傳統道家理論的基礎上，廣泛吸收並融合古代神仙家的陰陽方術、民間巫術和鬼神信仰等因素逐漸形成的中國本民族的傳統宗教。不同於我國民間信仰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舶來品宗教，道教完全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由中國傳統文化孕育和發展的土生土長的宗教。長期以來，道教與儒、佛二教並立，形成了近兩千年中國傳統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正因為如此，道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是全面而深刻的，大到宗教信仰、學術思想、文學藝術、醫藥科技等諸多宏觀的領域，小至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倫理道德、思維方式、思想情操、風俗習慣等，無不體現著道教文化的因子，正如魯迅先生所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① 許地山先生也說：“道教思想是國民思想底中心，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底氣概。”^②

道藏是道教典籍的總集。道藏傳統的分類法是按照經書的淵源和傳授系統的不同分為三洞、四輔共七大部類，如洞真部收入上清諸經，洞玄部收入靈寶諸經，洞神部收入三皇諸經，太清部收入服餌金丹諸經，太平部收入《太平經》，太玄部收入《道德經》及其注解，正一部收入天師道經戒法錄。這種七部分類法大體上反映了道經的歸類所屬，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三洞四輔分類法，僅能涵括唐前所出道教經書，宋元時已不適用，明代《道藏》雖有三洞四輔類目，但各部所收經書雜無統緒，不合唐初

① 魯迅：《致許壽裳》，《魯迅書信集》，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353 頁。

② 許地山：《道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頁。

舊例。”^① “《道藏》的一個重大缺點是分類方法陳舊，採用三洞四輔十二類分法，……明《道藏》子書的排列已經混亂，許多子書與三洞四輔的類別已名實不符。”^② 鑒於這種情況，後來出版的《中華道藏》內容的編排雖然仍保留三洞四輔名目，但所收經書都根據其內容性質、時代先後、道派源流重新分類編排，分為三洞真經、四輔真經、道教論集、道法衆術、道教科儀、道史仙傳等六大部類，“這是繼明代《正統道藏》之後對道教經書首次進行的系統規範的整理重修，為使用道藏的人提供了一個內容豐富、閱讀方便的版本。”^③

《中華道藏》分門別類地把內容、性質、流派相同的經書匯集成冊，這就給研究某一類或某一道派的經書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本書即以出現於《中華道藏》“道法衆術”部類下道法類經書中的疑難字詞為考釋對象。

從教義上來分，道教大致可分為符籙派和金丹派，道法諸經是符籙派所有有關道法之類經書的總集，至於為何把金丹派排除在外，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符籙派包括上清派、靈寶派、正一派三大主派及唐宋以來興起的洞淵派、神霄派、北帝派、清微派、天心派、太乙派、東華派、淨明派等小的派系，符籙派以符籙齋醮、祈福禳災為主，其道法繁盛且五花八門；金丹派主要是指金代王重陽創立的全真教，全真教不尚符籙丹鼎，也不侈談神仙，而以清心寡欲，識心見性為主，主張煉化精、氣、神以結成內丹，很少涉及齋醮殺鬼之類的東西。^④ 第二，《中華道藏》第26冊、第27冊收錄全真派所有的文集，其道法科儀之類的文獻皆收入此二冊。

道法類經書共三冊，即《中華道藏》第30、31、32冊，每冊約70萬字，共收道經191種。大部分出自《正統道藏》，有9種出自《萬曆續道藏》，有4種出自敦煌寫本。從內容上看，道法諸經所收道經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第一，齋醮懺謝類。如《清微齋法》講述清微派齋法科儀，內載行齋所用各種奏章、經錄、簡誥、符咒之文法格式；《太上洞淵三昧神咒齋懺謝儀》言為人建齋行道、首謝罪愆之科儀；《雷霆玉樞宥罪法懺》言如

① 參見《中華道藏·序例》，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朱越利：《道藏分類解題·自序》，華夏出版社1996年版。

③ 楊琳：《古典文獻及其利用》（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頁。

④ 參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頁。鐘肇鵬《道教小辭典·道教總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版。

何讚頌天尊之威德，懺悔自己罪業深重，祈求天尊宥罪賜福。

第二，殺鬼伏魔類。如《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言考鬼召神禳禍諸法；《太上北極伏魔神咒殺鬼錄》言伏魔殺鬼之法；《上清骨髓靈文鬼律》記載約束鬼神之法律。

第三，占卜星相堪輿類。如《靈棋本章正經》、《靈棋卜法》乃仿效《周易》講述靈棋占卜之法；《玄真靈應寶籤》乃道士為人解釋籤義之書；《紫微斗數》言占星算命術；《通占大象曆星經》言天文占星之術；《黃帝宅經》論述卜宅之法；《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言堪輿之學，講述如何選擇福地吉辰為親人安葬。

第四，神靈傳記類。如《太上洞淵神咒經》假託真君李弘化形降世，於劫末之時拯救萬民；《玄天上帝啟聖錄》記述玄帝（真武真君）降生及修道成真的故事；《徐仙瀚藻》、《徐仙真錄》記載了洪恩靈濟真君徐知證、徐知誥（即徐仙）之生平、靈跡及有關徐仙之傳記讚頌。

從時代來看，由於道教崇奉神秘主義，宣稱“天書神授”，道教徒在造作道經時往往假託某位大仙在某某仙洞授其經書，正如陳國符先生所云：“道書述出世之源，多謂上真降授，實則或由扶乩，或由世人撰述，依託天真。”^① 所以道經的真正作者和造作時代得不到準確地反映，因此大部分道經產生時代不明、作者不詳，道法諸經亦不例外。這 191 種道經中，有明確作者和造作時代記載的經書僅 35 種，其中最早的是晉代顏幼明的《靈棋本章正經》，最晚的是出自《萬曆續道藏》明代方文照撰寫的《徐仙真錄》，其他道經的產生時代未曾有超越此界限者。^② 因此，道法諸經語料的時代大致可以鎖定在晉六朝至元明範圍之內，即屬於中古、近代漢語的研究範圍，其中唐五代以來的近代道經所佔比重更大。

作為一種宗教文獻，道經中有許多特殊的人名、地名、神名及修煉作法時的特定術語、隱語等，這些語詞的語料價值並不高，訓詁價值並不大，且嚴格來說它們屬於宗教學的範疇，並不屬於語言學的研究範圍。因此，在語詞的取捨上，它們不在考釋之列。本書所關注的主要是“字面生澀而義晦”和“字面普通而義別”的普通疑難字詞以及有特殊文化意

①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8 頁。

② 參見任繼愈《道藏提要》、蕭登福《正統道藏提要》、陳國符《道藏源流考》、朱越利《道藏分類解題》、胡孚琛《中華道教大辭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大辭典》及《中華道藏》各經篇首解題。

義的道教特色疑難語詞。^①另外，一些新詞新義既不“難”也不“疑”，稍加查考其義即可獲悉，在文獻中構不成閱讀障礙，但這類詞不為各類語文工具書所收，在漢語詞彙研究中有著一定的價值。特別是有些詞彙，在我們所見之典籍中僅僅出現一例，這些詞彙對於漢語詞彙史的斷代、漢語詞彙理論研究以及語文工具書的編纂而言，可謂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因此，本書也酌情加以關注和收錄。

貳

道教文獻是研究道教最重要的原始材料，研究道教，離不開對道教文獻的解讀。《道藏》作為道教文獻的總集，從20世紀初就引起了學人的關注，如劉師培1910年上白雲觀讀《道藏》後著有《讀道藏記》，後來陳國符著有《道藏源流考》及《續考》。然而，“《道藏》素稱秘笈，雖薈集了涉及中國古代文明的各方面資料，內容極其豐富，但由於流傳未廣，史料價值尚有待發掘”^②。即使在已經被發掘的道經中，前人對其研究，多是從思想哲學、歷史文獻學、宗教學、醫藥化學、民俗文化學等角度出發，鮮有從語言文字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討。恰如葛兆光先生在《關於道教研究的歷史和方法》一文中所言：“比起國際性的佛教研究來，道教研究的空白處還是很多的，其一是道教語言文字和詞彙的研究還沒有得到特別的關注。”^③即使有個別從漢語史的角度展開研究的論文或專著問世，也祇是把目光集中在道教早期的幾部經典著作上，如《太平經》、《抱樸子內篇》、《真誥》、《周氏冥通記》、《神仙傳》、《列仙傳》、《雲笈七籤》等^④，這些經典之外的大量道經仍舊處於無人過問的荒蕪之地。正如張婷、曾昭聰指出：“道教典籍數量衆多、內容豐富，並有很多的口語詞，是漢語詞彙研究的重要語料。但目前的道教詞彙研究僅僅局限在比較有名的幾部典籍上，……其他經典的詞彙研究十分少見，即使像《淮南子》這樣重要的道家經典著作，對其詞彙的研究成果也十分少見。其他如上清經籙派的《黃庭經》和《上清大洞真經》、晉代靈寶經系和三皇經系的首經《度人經》、《三皇文》，唐代的《陰符經》、《太上老君說常清

① 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序言》，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版。

② 張繼禹：《〈中華道藏〉出版後記》，《中國道教》2004年第5期。

③ 葛兆光：《關於道教研究的歷史和方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1期。

④ 具體的篇目和專著，詳見參考文獻相關內容。

靜經》，以及《玉皇經》、《心印妙經》等，更是極少有人問津了。其實，這些典籍中，包含著大量的口語詞，對漢語詞彙史無疑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①

近幾年出現了幾部以道經詞彙為研究內容的碩士、博士論文及專著，如：

馮利華的《中古道書語言研究》（後同名出版）是有關道經語言研究的第一篇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對中古部分道經在文獻整理、俗字、詞彙、隱語諸方面的問題作了探討，筆路藍縷，頗有創獲。但作者僅局限於《真誥》和《周氏冥通記》二書的語料，未能對中古道經作通盤的考察，視野未免過狹，^②且該文在語詞考釋方面措意不多。

葉貴良教授的《敦煌道經詞彙研究》（出版後更名為《敦煌道經寫本與詞彙研究》）是有關敦煌道經詞彙研究的第一部博士論文，作者對敦煌道教詞彙進行了全面的研究，考釋了部分俗字和疑難語詞，對敦煌道經詞彙的類型及來源進行了分類，展現了敦煌道經詞彙的整體面貌，為以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由於該書是對敦煌道經文獻、詞彙拉網式的研究，限於體例，在語詞考釋方面未給予過多的關注。

葉教授後來出版的《敦煌道經語詞考釋》對敦煌道經中的語詞進行了全面的考釋，這是敦煌道經語詞考釋方面的第一部專著，開荒拓土，建樹頗多，收錄詞語 700 餘條，解釋精當，大都可從。但仍存在個別語詞漏釋、誤釋、釋義未備等問題。僅以《太上洞淵神咒經》一書為例，此類現象就出現多次，漏釋的如“水密”、“破痛”、“次苦”、“飲丹、丹水”、“明能”、“無脣”、“捕代”、“笑郊”、“邊遊”等；誤釋的如“生官”等；釋義未備者如“打慢”、“惱怖”等，這些詞語在本書中都進行了考釋。

在敦煌道經文獻、詞彙研究方面，葉教授既是著先鞭者，又是取得較大成就者。最近出版了一系列敦煌道經的輯校本，為學術界提供了質量不錯的敦煌道經版本，如《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輯校》、《敦煌本〈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輯校》、《敦煌本〈太上洞淵神咒經〉輯校》，校訂精良，頗為學界稱道。他所帶的碩士研究生也多從事敦煌道

① 張婷、曾昭聰：《十年來道教典籍詞彙研究綜述》，《滁州學院學報》2005 年第 4 期。

② 這一點周作明的博士學位論文《東晉南北朝道教上清派經典行為詞新質研究》已經指出。

經的研究，如《敦煌本〈太上洞淵神咒經〉文字與詞彙研究》（劉彩紅，2012）、《敦煌本〈太上業報因緣經〉文字與詞彙研究》（楊靜，2012）、《敦煌道教類書文獻研究》（黃欣，2013）、《敦煌道經佛源詞研究——以〈老子化胡經〉為中心》（唐武嘉，2014），時有所獲。

周作明教授的碩士學位論文《東晉南朝道教上清派經典詞彙新詞新義研究》及博士學位論文《東晉南朝道教上清派經典行為詞新質研究》（出版後更名為《中古上清經行為詞新質研究》）分別以東晉南朝上清派經典中的新詞新義及行為詞的新義為研究對象，全面展示了東晉南朝上清經的詞彙面貌，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語言材料。《中古上清經行為詞新質研究》一書尤其值得稱道，該書對六朝時期上清經中的行為詞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揭示並闡明了許多行為詞的新義及理據，如“盛”有干淨義、“落”有駕駛義，“宴”有睡卧、休息義，“建”有穿戴義等。

由此可見，該書雖屬於描寫式的詞彙研究，但對疑難字詞的解釋也頗見功力。該書收錄詞語 2900 餘條，對中古道經行為詞基本都有解釋，不可謂不夥，體例稍改，完全可以作為一部中古道經行為詞詞典使用。該書所涉詞條眾多，個別語詞的釋義有不妥之處，如“犯試”、“干試”、“試敗”中之“試”皆釋為測試，“試”當訓為冒犯、觸犯。《新唐書·柳公綽傳》：“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撈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金瓶梅詞話》第三十一回：“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著他。”“犯試”、“干試”、“試敗”皆為同義連文。把“齋直”當作行為詞解釋為“齋戒使心誠摯”亦不妥，“齋直”是兩種齋戒名稱，見本書之“齋直、直”條。

周作明、俞理明兩位先生的新著《東晉南北朝道經名物詞新質研究》對中古道經中的名物新詞和新義進行了全面的描寫分析和分類研究，這是首次對道經名物詞進行的系統分類考察。該書分類合理，羅列詞語豐富詳審，解釋詞語 1100 多條，是對中古道經所涉名物詞的一次匯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一部中古道經名物詞典使用。書中既有對道家特色詞語的解釋，也有對一般通語詞新詞新義的考察；既有簡單詞語的描寫說明，也有疑難詞語的考釋研究。個別詞語的考釋結論頗值得稱道，如對人稱代詞“兆”的解釋可謂達詁，對“景”在道經中新義的揭示也可補詞典所錄義項之闕。該書總體上屬於描寫式的詞彙研究，對疑難名物詞的訓詁有

待於進一步加強。

劉祖國的博士學位論文《〈太平經〉詞彙研究》屬於中古道經專書詞彙研究範疇，文章對道教首經《太平經》中出現的詞語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包括口語詞、特色道教語詞、新詞新義、常用詞、文獻注釋等各方面。論文另辟專章“《太平經》詞語例釋”，對《太平經》中的部分疑難語詞進行了考辨，補正了前賢的個別解釋，為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補充了個別詞條，一些觀點頗具灼見。但該論文屬於對專書詞彙進行拉網式的研究，限於研究的體例和範疇，疑難語詞祇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太平經》中懸而未決的疑難語詞為數不少，這方面的研究或可進一步深入。

田啟濤的博士學位論文《早期天師道文獻詞彙描寫研究》，選取了魏晉時期的十部天師道文獻作為研究對象，採用描寫方法對近五萬字的文獻材料進行了窮盡性分析，對詞彙的歷時層次、新舊質比例、單複音詞使用情況、語義場分布等問題展開討論，力求全面無遺地展示共時層面中詞彙的面貌，發掘詞彙歷時發展中的內在規律和特點。這部論文是對某一門派道經文獻的專項研究，對揭示該派道經文獻的詞彙面貌有重要意義。但正如題目所示，該研究屬於描寫式的詞彙研究，文中很少涉及疑難字詞考釋的內容。若干未能解釋的疑難詞句在論文後另附“待質詞句”附錄，中收“約當”一詞。其實，“約當”即應當，乃同義複合詞，見本書“約當”條。

忻麗麗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古靈寶經詞語考釋》，是對專派道經疑難字詞展開的考釋性研究。論文考釋了中古靈寶經中的疑難字詞共 80 餘條，涉及俗字考釋、訛字考釋、普通語詞考釋、道教特色文化詞考釋等多個方面。論文解決了部分中古靈寶經疑難字詞的釋讀問題，揭示了個別新詞新義，如“餌”有烹煮之義，“葩”有“敘述、描寫”義等，並對《中華道藏》在轉錄影印版《道藏》中出現的訛誤進行了校勘，在辭書編撰和文獻整理方面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中古靈寶經數量巨大，該文未能對出現於其中的疑難字詞進行窮盡性的考釋，掛一漏萬之憾在所難免。

周學峰的博士學位論文《道教科儀經籍疑難語詞考釋》，是對專類道經疑難字詞展開的考釋性研究。論文考釋俗訛字 30 例，疑難語詞 68 條，具體考釋中對相關疑難語詞作了適當的分類，探討了其構詞途徑，力求展示出科儀類道經詞彙的特點及面貌。論文在詞語的理據探索方面用功尤勤，個別探源頗為精到，如“生官”條等。論文對新詞新義的首發也頗

多灼見，如“景”指修仙者之身，“塊肉”指子女或人的身體等。論文對疑難詞語與道經文本校理、詞典編纂的關係也作了初步分析。不足之處在於個別詞語意義或理據的歸納和闡述或可商榷，考釋詞語在數量上或可增補。

俞理明、顧滿林兩位先生的新著《東漢佛道教文獻詞彙新質研究》對東漢佛道教文獻中的新詞新義多有揭示，該書收詞衆多，內容豐富，分類描述，解釋簡明，可作為一部東漢時期佛道教語言詞典使用。但正如該書在後記中所言，“描寫佔了本課題絕大部分篇幅”^①，該書仍屬於描寫詞彙學的範疇，限於體例，在疑難語詞考釋方面也未能給予過多的關注。

科研項目方面，目前見到的與道經詞彙研究相關的較為重要的課題有：

一、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如：

葉貴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敦煌靈寶經語言研究”（08BYY053）。

俞理明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早期天師道文獻詞彙描寫研究”（09BYY043）。

周作明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無上秘要》詞彙研究”（10XYY013）。

夏先忠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隋唐以前道經用韻與寫作年代研究”（14BYY101）。

忻麗麗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漢魏晉南北朝道經詞彙研究”（15CYY028）

二、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如：

雷漢卿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項目“漢魏六朝道教典籍詞彙研究”（06JJD870005）。

劉祖國主持的教育部規劃項目“魏晉南北朝道經詞彙研究”（12YJC740073）。

田啟濤主持的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南北朝天師道文獻詞彙新質研究”（13YJC740088）。

夏先忠主持的教育部規劃項目“中古道經的韻文和寫作年代研究”

① 俞理明、顧滿林：《東漢佛道教文獻詞彙新質研究》，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